

做学生的引路人

——读怀特海《教育的目的》有感

□邵战军



教坛随笔

《教育的目的》是英国数学家、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的经典教育著作。这本书以一种深邃而富有洞察力的方式,探讨了教育的本质、目的以及教育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。读完这本书,我深受启发,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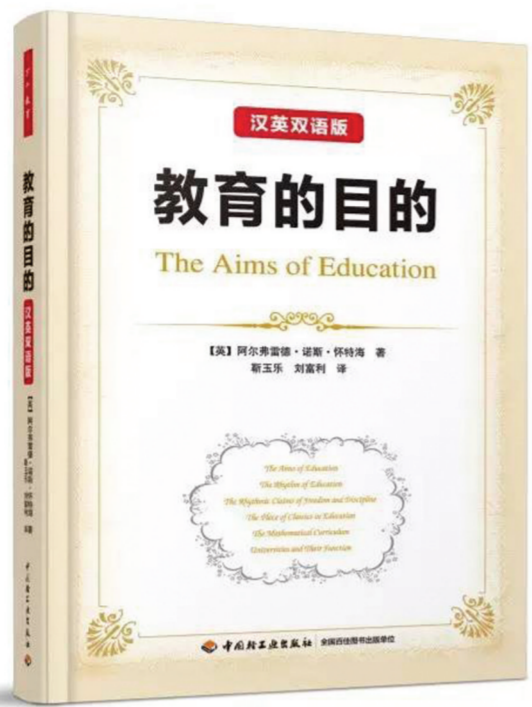
怀特海开篇就指出:“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和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之路。”这一观点让我深刻认识到,教育不应仅仅是知识的传授,更应关注学生个体的成长和发展。我们过于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和知识的积累,却忽略了培养他们的创造力、批判性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真正成功的教育应当是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潜力,引导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。

书中强调,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存的社会秩序,而是要培养他们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。这使我反思自己在教学中的角色,作为教师,我们不仅要传授既定的知识和技能,更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,使他们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。

怀特海提出了教育的节奏理论,他认为教育应该遵循学生心智发展的节奏,分为浪漫阶段、精确阶段和综合运用阶段。

浪漫阶段是学生开始认知的阶段,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,这个阶段应该让学生广泛接触各种事物,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兴趣。在我的教学实践中,我意识到在这一阶段,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至关重要。例如,在语文教学中,可以通过故事、诗歌、童话等形式,让学生感受语言的魅力,激发他们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。

精确阶段是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的阶段,学生需要掌握准确的知识和技能。在这个阶段,教师应当给予学



生系统的指导和训练,帮助他们建立起扎实的知识基础。然而,我们也要注意避免过度的训练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。

综合运用阶段则是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,学以致用的阶段。这让我明白,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,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通过开展实践活动、小组项目等,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巩固和深化所学知识。

关于学科课程的设置,怀特海认为,教育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各个学科之间应当相互关联、相互渗透。他批评了那种将学科孤立起来教学的做法,认为这样会使学生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。

此外,怀特海还强调了艺术在教育中的重要性。艺

术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,还能够促进他们的情感发展和个性形成。在教学中,我们应当给予艺术教育足够的重视,为学生提供更多欣赏和创作艺术作品的机会。

怀特海认为,教育中既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,又要保持必要的纪律。自由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性,但过度的自由可能导致学生的散漫和无序。纪律能够保证教育的秩序和效率,但过于严格的纪律可能压抑学生的个性和兴趣。

作为教师,我们要在自由与纪律之间找到平衡。在课堂上,我们可以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探究的空间,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。同时,也要制定明确的规则和要求,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。例如,在小组讨论中,我们可以让学生自由地发表意见,但要求他们遵守讨论的规则,尊重他人的观点。

读完《教育的目的》,我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在今后的教学中,我将更加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,根据他们的兴趣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。不再仅仅以成绩来评价学生,而是关注他们的全面发展和成长。

我会努力营造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课堂氛围,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。通过设计有趣的教学活动和问题情境,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,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同时,我也会加强学科之间的整合,打破学科界限,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运用知识。在课程设计上,更加注重教育的节奏,根据学生的心智发展阶段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。另外,我会更加注重自身的专业发展,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,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。积极参与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,与其他教师交流经验,共同探索教育的真谛。

教育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,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,肩负着培养未来社会栋梁的重任。通过阅读这本书,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教育信念,明确了教育的目标和方向。我相信,只要我们始终以学生的成长为中心,遵循教育的规律和原则,不断探索和创新,就一定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教育未来。

(作者单位:滁州市南谯区施集学校)



我读懂了花开的语言

□滁州五中八(8)班 喻晓睿 指导教师:齐荣荣

枯萎的花瓣被一扫而光,新的花苞重新绽放。对花而言,那花苞,是她的期待;而那绽放的,是她的成果。

——题记

记忆的脚步踏过多年的时光,我仿佛又回到了2017年9月1日的那个早晨。在一(4)班的教室内,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我们的班主任到来。她语文课的,有着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。期待中,第一节语文课开始了。我极其活跃,老师提的问题我都积极回答。也许是我的出色表现,引起了老师的注意。下课后,老师让我到她办公室,鼓励我说:“你极有学好语文的潜力,我很看好你,希望你努力!”此时的我,真是春风得意,老师的鼓励让我“如获至宝”。我正要转头离开,余光瞥见了她办公桌上,窗台边,放着一盆喇叭花,一阵清风吹过,喇叭花摇晃着脑袋,好似在张着大嘴夸奖我,我一时愣了神。酷似小喇叭的喇叭花,它是热情的红色,每一朵都像大自然精心绘制的艺术品。喇叭花的花瓣薄如蝉翼,透着一种轻盈而又娇嫩的美感,仿佛是森林里的精灵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美得不可方物。它们一簇簇地绽放,像是在奏响初夏的乐章,绽放盛夏的美丽,奉献初秋宜人。我忍不住朝着它笑。“傻笑什么,后面要努力学习哦!”我这才回过神来。“我也要像喇叭花一样,奏响属于自己的歌,要像老师一样,绽放自己的华美!”我心里默默地想着。

“自恃才高人莫及”的这份骄傲,讲的就是我吧。接下来的日子,雪白的试卷铺天盖地地席卷了岁月,成绩单上鲜红的数字与红叉织起了一张让我不愿直视的大网。贪玩与粗心让我的成绩愈发惨不忍睹,而我却坚守这份骄傲,满不在乎。面对老师,我一贯摆出了“粗心大意”“下次注意”“一定改正”的说辞。终

于,在那一次考试不及格后,语文老师再次将我叫到了办公室,在办公室门口,我的手紧抓衣角,窗外的雨不小心滴洒了几点到我身上。“报告!”我鼓起勇气,但声音嘶哑。“进来!”这一声高音,将我吓得矮了半截。“看到分数了吧?考得挺‘好’的嘛,不愧是我眼中的好学生。”面色铁青的她,拼命压住了怒火,一字一字蹦出这段话。此时的我脑子全乱了,一片空白,只是望着她颤抖不停的睫毛,不敢吐出一口气。“手伸过来!”这时的我终于明白了,自己不好好学习终将自食苦果!我的手无力地向戒尺方向伸了过去。然而戒尺并未如我所料般打下来,只是轻轻地落在了我的手心,像一片羽毛一样,而且还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我满眼含泪,不敢看她,却再次看到了桌上的那盆喇叭花,那一刻,我读懂了花开的语言。喇叭花的藤是细弱的,只能依靠别人向上爬行,这种依赖并不影响它们对美的追求,反而让喇叭花显得更加坚韧和浪漫。喇叭花以其独特的美丽和坚韧的生命力,成为了许多人心理想的装饰植物。哦!我终于明白了,老师夸我脑子反应快,但我必须依赖于课本知识,厚积薄发,那才是聪明。原来喇叭花不仅美丽、乐观、奔放和热情,还信念坚定。

那天,我看到了她温柔而又焦急的关切,也让我学会了正视问题。从此,功夫不负有心人,三更灯火五更鸡,我努力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夜深人静时,伴孤灯,一路前行,不久,我的语文成绩一路上升,在那个秋天,像红色的喇叭花一样绽放着。

如今我上了初中,每每回去看望她,总会关注那喇叭花:它依然坚强地绽放着,正如她的坚定。

阳光灿烂,万里无云,花开有声!



最后一题可以不难

□王逸卿

都遵循这个规律,解题时,就会出现一些学生“面对后面的果子,跳也不愿跳”的现象。

这样想来,做错简单题固然可惜,但通过这种方式打破学生固有的思维,这次作业又做得很有价值。我们设计习题,不仅要关注数学本身的逻辑,还要从学生的视角去思考。设计习题时,除了遵循“由易到难”的基本原则以外,不妨有几页习题编排得“难易相当”,有几页习题编排成“难易交替”,从而引导学生认真对待每一道习题。

作业习题的编排顺序要“求变”,课堂教学中的习题也要不断“求变”。有位教师上“三位数乘两位数”的计算课时,出了这样一道习题:野生动物园每人票价267元,一个旅游团有21名游客,应交多少钱?反馈时,教师一边出示课件一边说:“售票员用的是计算器,可是……”话未落音,学生抢先说道:“计算器的‘1’坏了。”教师尴尬一笑:“你怎么猜到的?”学生说:“因为‘1’是用红色框起来的。”

如果只关注这个习题本身,我觉得这是一道好题。计算器的按键“1”坏了,这时我们可以将21个“267”,分成20个“267”和1个“267”。教师借助情境巧妙引导学生运用乘法分配律,经历了三位数乘两位数先“分”再“合”的计算过程。在解决这个问题时,有学生还想出了“ $267 \times 7 \times 3$ ”这样的算法。但是,学生为何一下子就猜到按键坏了?类似的情境,学生或许已经多次经历。在学生看来,这就是出题“套路”。如果是这样,这个看似有意思的情境,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了。

《阿甘正传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:“人生就像

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,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一种。”同样,教师设计习题时,也要让学生猜不到下一题是什么样子的。设计出让学生感到好奇的习题,点燃学生的学习欲望,才能有效提升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。

(来源:中国教育报)



还用分数评价学生吗?你OUT了

□查君书

成绩差,对两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。正当成绩差的学生以常规心态等着我的斥责时,上课铃响了,英语老师已经来到教室门口。看着两名表情各异的学生和全班那么多双殷切希望平息“战争”的眼睛,我采取了“冷处理”:“你们别吵了,先上课,下课后到我办公室里来。”

下课后,我找来了几位班干部和同学,采取不同的手段询问和调查,搞清了事情的原委,分清了是非,并作出了公正的处理。结果这位成绩差的后进生大为感动,一反常态,竟然主动向我认错,向同学赔礼道歉。趁着这个好的苗头,我因势利导,教育该生:“其实你有很多优点,比如拾金不昧、热爱劳动,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。听说上学期由你发起的乒乓球比赛非常成功,还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。这些都是老师刚刚了解到的,老师正在考虑让你来当咱班的劳动委员呢!你在课余好好想想,看采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班的卫生工作搞得更好,想出一个好办法来,行吗?”

这位同学回到班上,为了成为一名称职的劳动委员,一改原来的坏习惯,不仅遵守纪律、关心爱护同学,把班级卫生管理得很好,而且课堂上也变得很活跃,主动举手

回答问题,不会的题目主动提问,课间还经常向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请教。一段时间后,所有学科的老师都说该生学习成绩进步了。

这个后进生的转变,让我认识到:“分数不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”。“把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”,这种做法与当今倡导的科学育人是相违背的。评价的作用不只在甄别与证明,更应重在改进教育教学过程。

同时,教师人格的力量,是像阳光一样的东西,看似无为,但却是催开百花,带给大地勃勃生机和美丽的必不可少的因素。其次,对于一个学生来说,不管他的学习成绩好还是差,学校和老师都应该成为他永远的心灵故乡;不管他将来走向社会之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,心灵深处永远都会保留着对学校和老师美好的回忆。

说到这里,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耳熟能详的话:“你的教鞭下有瓦特,你的冷眼里有牛顿,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。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。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、点电灯、学微积分,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。”在对好好学生与坏学生的评价时,我们是不是要经常对照这句话呢?



教学札记

批改作业时,我发现最后一道习题的正确率不高。题目是这样的:李明参加一个演讲比赛,他的语速是200字/分,他完成这个演讲需要12分钟。现在李明要在10分钟内完成演讲,他的语速要调整到多少字/分?这道题直接根据反比例关系就可列出方程,但却有9名学生(约占全班学生总数的20%)没有答对,其中有2人列错方程,4人只写“解设”,3人空白。我把这9名学生召集起来,让他们仔细阅读题,再试着做一做。这一回,他们的方程都列对了。

这样简单的题目为何有9名学生做错了?我与他们闲聊,试图找到出错的原因。聊着聊着,有一名同学对我说:“最后一题为何不难?”听到这句话,我沉思片刻,觉得学生的疑惑不无道理。通常,我们都会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编排习题。习题越靠后,解答越困难。学生经历多了,对习题难易的安排,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。

正因如此,有的学生做到最后一题会产生畏惧心理,没有认真读题,就轻易放弃了。那4个只写了“解设”的孩子,多半也是没有静下心来好好读题。

由易到难,由基础到拓展,从习题设计的角度看,这样排序无可厚非。但站在学生的视角,如果习题的编排



教坛随笔

这学期,我新接了一个小学毕业班的语文课,还担任班主任工作。周一下午,班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:一个调皮捣蛋、不遵守班级纪律的,学习成绩极差的学生与班上一个品行、学习成绩均较好的优秀学生发生了冲突,争吵了起来。两个人越吵越凶有大打出手之势。在班干部没有调解好的情况下,孩子们急忙来找我这个新班主任。

当我来到现场,那个优秀学生觉得受到了好大的委屈,大声哭了起来。成绩差的学生低着头,没出声。按照“常规”的做法和认识,成绩差的学生必先挨批,先受到老师的呵斥。优秀学生哭得那样委屈,老师必然要“袒护”她。可我刚刚接手这个班,不知道哪个学生成绩好,哪个